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十六陽

王 姓 大

通鑑紀事本末王敦于和漢晉懷帝永嘉五年已蜀派民布在荆湘間數
 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驥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攸
 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驥驥請降澄偽許而襲殺
 之以其妻于為賞沈八十餘人於江涿民益怨忿蜀人杜琦等復反湘州
 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謀言於刺史荀詵曰已蜀派民皆欲反詵信之
 欲盡誅派民派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攸州里重望共推為主
 攸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
 事夏四月杜攸攻長沙五月荀詵棄城奔廣州攸遣擒之於是攸南破零
 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史甚衆六年攸斬野王敦才門將胡元聚眾於
 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故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
 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已亞使之內
 綜心齊外為爪牙澄屢為杜攸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但與機日夜飲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
 軍擊杜攸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據東迎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
 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侯治居陵尋又奔
 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
 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遠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
 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今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
 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居顛始至州建平
 源民傅密等叛迎杜攸攸利將王真襲沔陽顛親失據征討都督王敦
 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攸敦遣七豫章為
 諸軍繼後王澄過諸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
 杜攸通信遣壯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敦先矩皆嘗為廣州
 刺史敦執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
 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元時部曲不敢
 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愍帝建興元年胡元性猜忌殺其統將數人杜
 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元元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元而并
 其衆周顛走泔水城為杜攸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攸退保泔

曰侃曰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彼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彼還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夫乃表侃為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庾亮周顛復以為半聽茶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眾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欽大破之欽乃奉復侃官二年春三月杜欽討王真襲陶侃於休陽侃奔潯中周訪欽侃擊欽兵破之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欽前後數十戰欽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敦遣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相中懼死求主遂相結聚僅以舊交之情為明杜直使停輪誠盟府所列義使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平也詹為塔呈其書且言欽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適今侮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湖之民詹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欽降赦其反逆之罪以欽為巴東監軍欽既受命請行猶攻之不已使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秀執臨川內史謝構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秀斬之弘奔臨賀秋八月陶

永樂大典卷八言宅

侃與杜欽相攻使使王貢出挑戰侃遂謂之曰杜欽為益州小吏益州奉錢又死不弄食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欽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欽髮為信貢遂降於侃欽來潯遣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遣亮長沙湘州悉平丞相庾亮制叔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如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復益驕橫初朝廷聞敦光死以侍中第五錡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侍於襄陽為兄子娶姪女遂聚兵萬人與錡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欽乘勝進擊曾有輕曹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右諸將無反曹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斃兵塞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益州江北諸軍事也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千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戕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鳩集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上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

少籍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派亡二十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
笑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反安
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
以其從弟遂相軍總祭酒庾為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為侃等詣敦上
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然衆情憤惋又以庾忌疾
難事遂即其徒三千人屯涪口西迎杜曾庾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
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庾庾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
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俸斷當裁天下何
此不次乎因起如廁詔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
如左右手安有斬人左手而石乎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馘饋以錢之侃
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依
下督梁頌起兵攻壽殺之頌遺弟制交州王儼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
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儼降敦欲因儼以討頌乃以降杜弘為儼功轉交
州刺史儼至鬱林頌迎前刺史階則于港行州事以拒之儼不得進乃更
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郡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
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儼矣杜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儼
走之儼病死子道高振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郡侃笑曰吾威名
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郡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
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
與拒王廙來心不宜散運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
太守朱軌擊之舉等皆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
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曹猶賊也公示屈服欲
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使西庾性於屬自用以
伺為老怯遂西行曹等果運糧揚口廙乃遣伺歸截至壘即為曹所圍劉
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為偽從曾來攻壘偽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
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曹攻陷北門伺被
擒逃入船開船底以出流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為偽德卿全
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偽偽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
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殺之乃就王廙於
甌山病剄而卒戊寅趙誘未就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曹戰於女觀湖誘等
皆敗死曹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敦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

重進至池陽曹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魏許朝督右魏訪自領中軍曹先攻左右魏訪於陣後射班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魏敗鳴三鼓兩魏敗鳴六鼓趙誘于胤將父餘兵屬左魏刀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躡哭還戰自旦至中兩魏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教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曹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曹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曹銳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曹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七年襄陽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教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教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琦送於武昌訪以琦本中朝所署加有特望白王教不宜殺教不聽而斬之上教之亂晉元帝大興二年初王教志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儉曹當相論為荆州及曹死而教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族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殺責其不諳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荆州刺史王教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教曰郢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

永樂大典卷八百三

四

足矣教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教手書譬解并遣王琛上疏以中厚意訪低之於地曰吾宜實豎可以實悅郭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教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教患之而不能制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和王教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教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教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事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左丞教留不遣王教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教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教總征討導專機政導從子弟布列顯要特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教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換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典廢而教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教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教教以為鍾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教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教寵信之勢頽內外教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教教復遣奏之左將軍熊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教疏示之曰王教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七

已言至於此持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救必為患劉隗為
 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救未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
 謂承曰王敦孫送已著朕為患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
 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詔命惟力是視行敢有辭無湘州經
 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或為未及此律復成者
 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無王承為湘
 州刺史長沙郡嘉州之數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救與之宴
 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特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宜無一割
 之用救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天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
 時湘上其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
 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青州
 刺史鎮合肥丹陽少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
 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召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
 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救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
 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七

五

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救得書甚怒壬子以驃騎將
 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救故并誅忌導御史中
 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
 故遷舊德以依伍賢勳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惠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水
 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救必為亂已預其
 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辛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為知非福也救既
 與朝廷乖離乃為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鯨為長
 史曼姑之兄孫也曼鯨終日酣醉故救不委以事救將作亂謂鯨曰劉隗
 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鯨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救怒
 曰君庸才宜速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成辰救乘兵於武昌上疏
 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與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
 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進軍致討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
 大逆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來似有所在當無滋邪
 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先奔何能無夫人臣安可乘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
 得云非亂乎夷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救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
 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救升舟而卓不赴使奉軍孫雙詣武昌誅止

敦敦驚曰廿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尼朝廷耳吾今但除
 毒凶若事濟當以廿侯作公更運報車意孤疑或說車且偽許敦待敦至
 都而討之車曰昔陳叔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催進而思變心
 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車使人以敦告吾頓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
 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志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
 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熙說燕王承請承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
 寡勢孤後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志義夫復何求承傲長沙虞惟為長史會
 惺運母食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斬到應信未洽卿見
 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企革之事古人所不解將何以敦之惺曰大王
 不以惺兄弟微者親屈臨之敦不致死然郡州荒弊難以進討且收衆
 固守俾傲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使也承乃因桓熙以惺為長
 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承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衛
 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移檄遠近列敦罪惡
 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
 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鄒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驍塞夫衆心
 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徧兵向闕此志臣義士竭節之行也公

水樂齋集卷之五十七

受任方伯承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
 當共詳思之承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實賦保河西以奉先武卒受
 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素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
 軍以方面不使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
 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實可以文服從宏願望今將軍
 之於本朝非實賦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
 隗運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衆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乎而曰我處
 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
 今既不為義來又不救大將軍撤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
 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
 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宜王舍
 所能舉哉邇源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衆武昌若推枯拉朽尚何顧慮邪
 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愚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
 以克關羽也本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
 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遊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恃
 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燕王為湘州非身任劉隗也而王氏擅

權日久卒見分政使謂夫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過君至辱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惡鬼水為宗黨之耻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象聞之必不戰而潰大勳可就矣車雅不欲從教聞道融之言遂次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密檄數教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來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待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教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燕王承書勸之將乎事之不濟今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遣燕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教歸路則湘國自解檄使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宜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殞命而至此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發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

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邁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願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中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大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平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逆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世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孫駉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特許假之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遠為右僕射帝遣王虞往諭止教教不從而留之虞更為教用征虜將軍周札素於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教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教後教至石頭數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東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諫曰陛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

劔斬鞅乃止。教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素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教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官。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戚。帝曰。今事通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謀。騎乘素無。思起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執。送首於教。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教。教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宜教有餘。但力不足耳。教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教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散。以此負公。卒未大赦。以教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謀不受。初。西都潰。汶四方皆勸進於帝。教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雖制欲。史議所立。王導不從。反教。先是。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教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溫曰。皇太子以何德稱。晉已俱屬。焉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東皆以為信然。教

永樂大典卷六十五

八

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叔敬等勸顛避教。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授胡越。邪。教參軍呂侍嘗為臺郎。性姦。誣戴淵為尚書。與之符說。教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作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教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人不答。教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教遣郝叔敬。郝叔敬岳收。顛及淵。先是。教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今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表。若能舉用周顛。則羣情帖然。夫教怒曰。君廢味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夫參軍。王導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幾諸名士。教大怒。欲斬。郝叔敬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殺一人。場以獻。替忤旨。便以繁鼓。不亦過乎。教乃釋之。然為領軍長史。場渾之族孫也。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七

頭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
 至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來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
 辜俘亦非何黨而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固勃然敦敦曰兄抗旌犯
 順殺戮忠貞圖為不執禍及門戶夫解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
 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
 脚痛不能拜且此後何謝敦曰脚痛執若頭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
 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顯敦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兵國校內史張茂初王敦問甘卓
 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為敦參軍敦使邛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
 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使將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
 次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倚建康乃遣臺使以
 爾想使旋卓卓問周顛戴淵元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
 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經據武昌敦勢
 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將軍都尉秦康
 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來自然離散可
 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七

九

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
 卒卓性本寬和忽更擅塞徑還襄陽意氣驕慢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
 矣王敦以西陽王柔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廣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
 及諸軍鎮轉徙然死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
 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
 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朕夫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既述日入
 觀主上側席運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既請侍從敦勃然
 曰正復執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
 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燕王冰起兵使其兄子該詣詣長沙中致於承魏
 又等攻湘州急冰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出求救皆為遜者所得又使
 崎詣城中稱大將軍已先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據理絕崎偽許之既至城
 下大呼曰援兵至努力堅守又執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
 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過敦又送所將臺中人書琬今又射以示冰城中知
 朝廷不守莫不恨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登已又拔長
 沙承等皆被執又將殺虞但子弟對之號泣惶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
 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史皆奔散惟主

薄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毅服為僮從米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
 貌舉止非凡人俾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廣承教旨殺
 米於道中階至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抗慨曾無懼容
 教遣人以檄示雄而教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身
 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教俾其解正釋之遣就舍東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
 得主死而教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鄂為甚急鄉人皆為之懼焉笑曰此欲
 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教志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又又告曰右曹
 之解傷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教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
 常侍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教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
 周慮密承教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
 襲卓於覆空殺之傳首於教并殺其諸子教以從事中郎周德督沔北諸
 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士也王教自領軍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荆
 州刺史武陵侯王廣卒王教以下郢內史王遵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
 軍事鎮陰街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荆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
 王諒為文州刺史使諒收文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頌殺之諒誘湛斬
 之頌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頓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蔣罷司徒

水經大異卷第八百二十七

十

并冰相府王教以司徒官屬為留府帝憂積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
 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
 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大寧元年王教謀篡位詔朝廷徵已帝手詔徵
 之夏四月加教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劬履上殿教移鎮姑孰也
 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教自領揚州教欲為逆王彬誅之甚苦教變色
 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欲弟耶教乃止以彬為豫章
 太守帝畏王教之逼欲以都督為外據拜鑿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鎮合肥王教忌之未鑿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鑿還道經姑孰教與之
 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鑿曰彥輔道頓尋
 淡慈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教曰當是時危懷文惠
 鑿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教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教嘗勸教殺之
 教不從鑿運臺遂與帝謀討教王教從于允之方總角教愛其聰警嘗以
 自隨教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教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
 處大吐水面並汚鳳出教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任
 廷尉允之來歸省父悉以教屬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落帝陰為之備教
 欲證其宗族後帝崩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河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推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頭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東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暹皆為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士民頗信事之二年春正月王敦任周嵩周筵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覽就沈充於吳蓋敦周札諸兄子暹兵營會稽札拒賊而死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終為勳敦終其府事時進客謀以附其秋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羨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秋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陽尹且使規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門止之因敦錢別營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敦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派出閭後入者再三行復屬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作醉小如聲已何得便爾相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七

十一

之備又與庾亮共查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暮人生致之自後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了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吳北都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都督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東部尚書卞壹行中軍將軍都督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同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璜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來以為敦信死或有春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欺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與無所顧忌志驕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壽敦以傾危屬承凶究備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暹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為敦所殺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猶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擯平遠離家室朕甚悲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持將舉兵伐京師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七

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度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樂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萑，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閻福已起，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乘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或以爲王含錢鳳，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鑿曰：「率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憊往，手裹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中營之徒，義存授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暉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碑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先老婢耳門戶，乘世事去，夫敦尋卒，帝使吳興沈植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帝言甘古人所畏也，且大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室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帝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庾澤以疾歸，會稽閻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澤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者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胤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胤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遠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先何爲與？」錢鳳作賊，東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水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勅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富人檀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親困危，必有懲創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生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况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容其舟以待之，不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七

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閩廬州周光新之請嗣自贖沈充走夫通謀入故
 將兵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夫充曰爾以義存我
 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
 平充子勳當坐謀鄉人錢舉匿之傳見其後勳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廢
 出尸焚其衣冠跪而斬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
 亡周光欲資給其死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
 撫出門遂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迎舟而夫與
 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竟敗陸氏詣闕上
 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殺之親族皆當除名詔
 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志無所問
 有詔王敦網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
 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誠賢人君子道窮教盡遭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宜違宴處如陸玩劉
 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夫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
 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族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然而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七

十一

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教之郁鬱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責於伏節
 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不能止其逆謀遂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
 訓宜加表責帝幸從場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如外禮西陽
 王承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遠鎮淮陰蘇峻為
 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因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
 未安詹撫而條之莫不悅服三年春二月贈故燕王承甘卓戴淵周顛虞
 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高札訟寬尚書下查議以為札守石頭門門
 延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甚逆承彭自臣等有識以上皆
 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導取象夷臣謂宜與周戴同
 例郝崇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
 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燕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襲
 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燕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鑿
 曰敦之逆謀履霜日夕緣札開門今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
 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廐天府志王敦引軍至大
 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嶠目左右
 莫不悚懼君諾公來場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頃史至徒跪下地謝曰天

成在類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
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王長文

晉書列傳王長文字德叔廣漢郡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
故蜀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徵服竊出舉州

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踴躍鬻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
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
楊雄太玄同郡焉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
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上荒饑開倉振貸長文
居貧貧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
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
身也孫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旂小部以蔽車當
時其馬後終於洛陽正衡音義郵取社及人言去鬻五倍及上貸也代及
下貸後傳及償常亮及旃皆然及潼川志王長文字德陽郡人父頌字伯
元健為太守長文天安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
佐丁時興乘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惡人與語偽不
聞郡守初至詣門脩敬至問走出刺史淮南胡燕辟從事祭酒卧在治縣

永樂大典卷八百七

十四

出板來秀才長文陽狂疾步擔走出門羅果遣教請還終不願還家養母
講學撰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立卦名擬易云謂春秋
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德傳撰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
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鑿清妙沈愛廣納放蕩潤達不以細
宜廉分為意不好賦香人物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祿養晉咸寧中領蜀
郡太守郡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
察孝廉長文追為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潘累辟不
詣潘竟以故州將軍吊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
時適厥悔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
吏之過也蜡節慶折歸就汝上下善相催樂過節末還當為思他理羣吏
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惠所省人輒不為惡曰不敢負王君去
官民思其政大將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展形
招為從事中書郎賈氏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為中書郎愍懷太子
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虞術之禮長文謂虞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為
主配食於穎川府君皆施行後聞益州亂遂得老蒼綠結系之卦數曰乘
無業以卒也吾為人殄於是夫并蜀郡太守暴疾卒常璩讚曰中書淵識

賈道
編明

王宏

晉書良史傳王宏字正字高平人魏侍中榮之從孫也魏特辟
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
耕桑樹菑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
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行水旱之憂夙夜
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辱下初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
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致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開監
司糾舉能不將行其實罰以明沮勸令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
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闕荒五十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
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什斛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任陪罪人以淫
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人愷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
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原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
庶使車服具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縠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
俗宏緣此復遣吏糾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繆妄由是

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七

十五

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原五
平卒追贈太常楊正衛音義祖也

王恂

晉書外戚傳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
大表通傳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屬令乘
教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穀散受貨者皆被廢黜為魏氏給公卿已下租
半宏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彈後多樂為之責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
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十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
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王虔

晉書外戚傳王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
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勳轉尚書平士
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
并鎮許昌為劉聰所害

王愷

晉書外戚傳王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
公之稱以討楊駿勲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
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亦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

傳祇劫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東人無畏懼故收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楊正街音義醜遠位也

王如

晉書列傳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

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志眾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七月口如又破某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特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未歲先宜備之勒素怒脫或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登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大掠河漢連通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擊之經平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平種穀皆化為芳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曉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虺隤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

永樂大典卷辛八百三

共

更成禍端後因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開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誅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遂使人激怒之勸令稜殺如諸稜因闕宴請舞為戲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楊正街音義涅陽故城及芳音西呵中何反

王中倫

真仙通鑑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原中逸士出宣德於岩下葉風霜月常附

石自煖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石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乃於岩中替伺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術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鑿道比來頻通方山去來經此爰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懇乞長生訣遂留一石女雀卵遺之云可辟穀初剋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傳石舍報百日不飢

王卓

太原志晉追封十八代祖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序裔孫號州刺史顏撰始祖無名道之出也晉孫有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七

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闕必先考若后後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德積德成聖以至大王周公與天地合德乃繼為家聖焉周禮周易與日月俱懸元著為家法焉開國德澤之源漢為國制度之本宋保百王易萬世日月宣止三十代中八百年內而已厥後子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末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為叔父桓王林廢而自立用赤為大夫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用為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牧并州龜生吞至文到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葉封平陽侯文到生叔高叔高生伯明伯明生七七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毛生阜卓字世威歷魏晉為河東太守廷司空封騎大俠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車前年七十九薨於河東將屬劉聰石勒亂太原陽晉不遵歸葬河東將氏驍馬隨折騎大驍馬乘車縣今司空塚在縣東南解石城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原郡也亦猶潤州上元縣有琅邪郡後魏定氏族僉以太原王為天下百姓故古今時諺有燕蓋之名謂蓋海內用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於河東于孫成族間生將相而大原之望獨不鼎蓋河東著姓乎況本夫弄筆金揮玉飲洪源長派碧海清遠成官婚者我屬燕之澄而為止水絕資蔭者賦稅不暇湧而為泉派練軍府而耳順方免員終身之耻成積而萬里交鎮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七

十七

有次死之苦更接二京之內駭出九派之外蓋魏地狹隘迫而使之終也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且河東左丞太原顯望久矣一旦為緡叔齊公沒之而望平沉也如燕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器尚公為也况中智已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譜稱顯姓之祖始自周靈王太子晉琅邪房譜亦云太子晉後且晉平公問周太子生而異使師曠朝周見太子太子平方十五曠謂太子色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果十八而仙侍不謂元精昇降全真上賓則知平未十五已矣仙矣宜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有嗣息邪是春為脩譜世務神奇相先親稱太子晉後不及妻賊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於前已詳之明矣乘乘房譜隋奉朝請善公善之子嗣翁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總管見隋書蓋今有研僧曇延有奇表身長八尺先高僧傳蒲州乘泉人也或有延公譜曰德與天全身居佛半乘泉房幽州都督玄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皆感德光特左補闕智明伯戶部員外郎安廬舟術氏房右丞維叔左相譜叔俱偉文耀世或有上譜叔詩曰人間左相貴天下右丞詩人謂戲言特稱定論虞卿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叔武德冠時如入仕朝廷百舍或出一官州邑十室二三通文武舉選僅不

此屋有以是我車翁積德積仁去不已之慶派於無窮也然因官給或京
 鄉族遠夫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徒視貧誠宗人曰若結婚姻若慕貴無
 識銀富不仁慎勿為也又誠曰勿三代不仕不學不者容夫婚無譜不葬
 無墳墓不婚仁若是數事三代皆論小人也成之慎之屬孫顏田之累官
 歷臺省除洛陽令與杭州入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出號州刺史帝歎大
 道久遠流轉特極今於正經獨道守為志於子文獨道守為翼成五十卷
 行於大建軒棟黃帝鑄鼎原碑闕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廟直下宗子四
 縣雖居每年用正月七日一合來祭于戈動來麻至今日時方開泰翼得
 復行鳴呼魏之風俗儉不中佳周之子孫日夫其序顏實水漏刀建豐碑
 有四表馬一歸深適者之心二正建宗者之望三仗旌垂慶之德四水銘
 儲社之仁 銘曰 太原一宗 晉代三翁 堯時世故 葬
 此河東 孫謀克著 祖慶所鍾 顯魂樂溥 遺塚崇宗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